孔叢子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家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輙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釆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褒効編摩之制仰塵
黈纊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庶汲冢之竊
簡大行於時庶鄒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酧鴻造臣無任干
天冐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勑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名之曰孔叢子盖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舊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寘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上原缺

戊歲二月日臣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臣咸　注

嘉言第一（是書之第乃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孫子孫之言為之先後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荅之善言云尓）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劉畿内之国）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河目言[illegible]額也）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言肱長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時當敬王）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亦可正統紀而已祖述憲章然）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惠公，陳悼太子師之子吳也，楚靈王立之）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監吏，即監起臺之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言九州之有六州，即文王所感雍梁荊豫徐揚之六州，餘一分與冀青兗三州猶紂），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及靈臺，所以觀彼象，民樂其有靈德，故庶民子來，經始而不日成之），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蓋三十之男，陽之數；二十之女，陰之義），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紝者（組，綬也；紃，絛也；紝，亦織也，又作紝），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戾，赤與青謂之文，白與赤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之黼黑与青謂黻[illegible]文之數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梁丘據齊大夫子循也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已上也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鬻物而遂曰售此欲售猶欲驗之六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私謂獨訪齊之所以危亡)曰齊其危矣譬若載无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輔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常弒簡公而田和遷康公于海濱呂氏絕卒有齊國焉)

齊東郭亥(亥齊大夫東郭賈之族賈非田子謝止之黨也)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也)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仁鍇日)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填猶塞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轂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倫類）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喻謂若此與之言懼謂若强直之諫）

論書第二（論書者蓋仲尼与諸侯弟子析白尚書之義并有子張問聖人受命洎有鰥在下子夏問書大義凡三事舊有嘉言有民咸今易之於此首庶一體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受命於天者順天以誅惡非湯武而何受命於人者順人以禪義也非舜禹而何）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

心又无以别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詩書易春秋之為教本於是）

子張問曰礼丈夫三十而室者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内无怨女外无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為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不孝有三无後為大故舜不告而娶父頑母嚚然）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雖堯无聖所无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賢禮樂之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位賢運德宅土貢賦之事）

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泰誓可以觀議(謂天命之義) 五誥可以觀仁(謂恤民之人) 甫刑可以觀誡(謂欽恤之戒) 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德脩則異變况於人乎)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心悅於德而錫之福以至于天下中非發中見外而何)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龍子趙岐謂古之賢者蓋嘗有此語) 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以龍子失書之義)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壤室猶穴戶土而居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平之狀）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礼樂仁義之美裏者天命之懿）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録也言大録万機之事）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下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也絜也精也禋者言猶柴升煙于天地助祭言其絜潔也精者言其精齋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太昭以祭四時太大也昭明也言四時之功大而明著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祖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以送寒祭暑於壇以象陽祭寒於坎以象陰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王宮主日郊宮猶王宮祭日壇也言壇土為營域若宗然夜明所以祭月也月主於夜故其壇曰夜明幽禜所以祭星也祭星壇曰幽禜言星則昧於月故曰幽也禜者亦營域之象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祭水旱壇曰雩禜者蓋雩者吁吁之辭言祈之則為吁嗟之聲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商書盤庚篇之文季桓子問曰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名斯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

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自生則有列於廟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於高宗特已爲毀廟報謂祭也以報其德）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有毀廟之主藏於始祖廟中歲以大祭祫禘也宗則出之此制盡嘗特然）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礼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用可用敬可敬威刑以此顯而示於民）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夏書禹貢之文）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礼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岳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胥附猶相附奔輳猶寰湊亦作湊）以免乎牖里之害（文王得四臣以免牖里之害即散宜生閎夭南宮括大顛）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非是旨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陳氏齊大夫之家）臣有辟焉（焉閒實辟也）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辟非不愼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成王以殷三監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爲方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

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周書无逸篇之文言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宮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蓋亦必嘗聞晏子有是言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哀公魯定公之子名將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舜典之文言夔之作樂感百獸相率而舞則人神和可知焉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言以成功樂非所以為政本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張華博物志稱小山有獸其形如鼓一足知禮豈非傳之訛好事者之為耶謝以孔子見言訛

記義第一記義者言記夫子答弟子諸侯所問之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餼遺也家語作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能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

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魯大夫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諸老聃曰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百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四人為服史不載其事老聃有斷疑孰其說故曰聞之云

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名歜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其母敬姜也相室諫之相室蓋其家老也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内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

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家語國語亦載其事母同吾聞好外士死之好內女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欲供先者祀請无瘠色无揮涕无搯膺无哀容无加服有降服從礼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知无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知矣剖情損礼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其行與此文異未知孰是焉史記所載與此義同

衛出公出公名輒靈公孫太子蒯聵之子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言舜臣事堯之時官才任士堯一從之言一從舜所進任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言舜之舉人吾又視耳目之則是已之用耳目无已時矣君苟付可付付可付亦如堯之付舜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獻公以戚叛而奔晉）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戚乃其所居之邑戚作宿）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知也人未知其為知也（善晉大夫二十人以謂能結其勸心）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尸主也攜貳猶違式也言心主利而違式）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史記稱孫文子攻出衛獻公獻公奔齊遂與寗惠子共立殤公後寗喜與文子爭寵殤公使寗喜攻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與此文異未知孰是）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昭王楚平王之子名軫）以安車象飾（以象牙飾其車）因宰予以遺孔子焉（遺贈也）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則行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欵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欵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欵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循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重貺謂象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豈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天海之言非人所能際極故不若以行事之實）

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讓以其階故降之一等）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荅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国君非所敢行也雖若私之其若義何

顔讎（讎魯人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二三子孔子弟子）（子路出金子仲由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私親也暱近也）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辟法也）凡人且循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秦風哀三良之詩）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喟然大息貌）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浸被大王王季文王之化故王道所起焉）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居不見用而不忍去之心踰石焉）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

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長士以懿戒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詩稱切磋琢磨猶學而成然於考槃見遁世
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忘君悲然終自樂不樂之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投之所始於之
此焉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大德之盛而使人樂從也如是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
忘其敬也以雞声為雞月光為旦亦敬之甚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蘇則取禾
待乃有貊是知福非先勤而後受焉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以晉為唐訓亦至焉於下泉見
亂世之思明君也誦閽王庸相此宜哉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后稷大王之勤
於是見焉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非此無以見周公之聖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狼跋之雖而終不失其正則周公則協能與於是於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也君既將意之厚而臣之忠也所至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臣非桓文所宜貺焉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遂皆正直於節見忠臣之憂世也大臣
誦此安得不哉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役若食闕乃君為之於四月見孝子之
思祭也小雅四月首刺幽王以在位貪殘下国搆禍怨乱並興乃戊孝子思祭之豪詳於裳裳者華見古之

賢者世保其祿也（賢士則不能致是）於采薇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仲尼居常言詩因多矣子思不能盡錄但舉其略）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一作貍非也）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問汝二人孰能識此）曾子對曰是閔子（曾子對以爲是閔子知此）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 注

刑論第四（夫礼以先民遂至於道雖刑焉輔亦自備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論書者四然皆主於刑義故不附於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書呂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礼典以教民而斷折以法）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无礼則民无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文子衛卿名彌牟）吾聞魯公父氏（公父氏魯大夫季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礼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

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礼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轡而用策則馬失道去礼而任刑則民志生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无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鄭風大叔于田篇言驂服和諧中節如組者如織組之有是以先王盛於礼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无礼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无礼也中国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礼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
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肖以化民乎知
害此二者則上盜先息 上盜猶大盜 書曰茲殷罰有倫 周書康誥之文言此殷家刑罰
有倫理者小當兼用之 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
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
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
遠謂能止其源以禮數先之也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
既不先禮復不以情惟法為得 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
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矣 周書呂刑之文言教以惟敬五
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書曰非從維從 周書呂刑去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囚辭當差錯不可從其偽辭必審從所本之意 孔子曰君
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无不聽也 有不語則已語則无不聽在審其真偽焉 況聽訟乎

必原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周書康誥之文眚過也災害也典常也式用也適從也既盡也言人有小罪過誤乃惟終自作不常用犯汝厥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過誤雖有其害從汝盡聽訟之道以極其罪是亦不可殺必以罰宥論焉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夫寬則民慢慢則姦為生焉故明之以察察之之術歸於義夫察甚則或過乎暴故以義為之節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夫聽大亟則失於詳故專之是否亂焉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謂刑失其正若私曲然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夫善聽者得辭則審之以情得情則斷之以義書曰上下比罰无僭亂辭周書呂刑之文言上下比方其罪无聽僭亂之亂以自疑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當哀矜人之所犯而敬斷其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 屬續也 若先而刑之
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 皐陶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是則過雖大可宥
焉此云不赦過焉逆是逆猶逆矣 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枳一作疻猶傷也夫過則宣宥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乎義焉況
焉大罪哉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
赦 周書呂刑之文言人犯死刑疑則亦赦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大禹謨之文言寧失不常之罪
不枉不辜之人 書曰若保赤子 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安嬰孩赤子然不使失其歡 子張問曰聽
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 非諱
必其人但求其意之有謚害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
焉愛民而重棄之也 民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
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善以喜怒愛惡而爲之刑非反古而何
孟氏之臣叛 武伯之家臣 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

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姑且也）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夫礼不交則語不通語不通則疑所以生疑生則去矣）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李廣殺將兵世稍其非也）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焉之復故目而記之）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喟然大息之聲）子思再拜請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鯉之子年六十二）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忝辱也）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以子思知人恐析薪之憂故所以无憂）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

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譽己者賞之毀己者罰之則賢人去而佞人至

矣夫人言不可不察歟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詔告也正俗化民之

政莫善於礼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与禮

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樂哉言法則已何必但須礼樂子曰堯舜之

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

也若管仲之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専任法終必乱成矣可猶孟軻所謂非伊尹之心則纂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

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

聖人難諸雖聖人猶難列其者可不慎乎

趙簡子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叔之子鞅也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

犢与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為操曰或作鳴犢竇

犢又作竇鳴犢舜華皆晉國之賢大夫也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政及已得志殺之夫鳴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乎人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亦作鄹也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言不識鳳鳥而以梟鴟爲珍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晉乃唐舊所都之城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无辜傷既已之道窮復哀彼二人无辜見殺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魯哀公雖迎之而終不能用故夫子作丘陵之歌詩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明王之道砥乎矢直故昏主之道巇且險若丘陵然故作是歌以託意焉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山峛崺猶崎嶇相屬也丘陵既高且陟其阪又崎嶇而相屬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仁道不遠求之若遠仁道大不近人自以爲遠而不能求之太平可致而昏主自以爲憂遂迷不復自嬰屯蹇時王諸侯既迷至于不反故我所以嬰此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猶顧也泰山謂魯也言歷諸國既无封侯所用乃喟然而歎復顧魯而還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

路陂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言頓曾而還公室既微雖而踰大夫亦亂如根蔴之崩路吾欲伐去之乃无斧柯以喻泰山下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為令尹子西諫而止）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太公八十乃遇文王問二人孰賢　堯欲以天下禪許由而許由遁去）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言今天下无文王雖有太公誰能用我）乃歌曰大道隱兮礼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一本時諸侯皆亂吾將何適）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經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與此云樵於野小殊）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衢名也）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

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无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諸侯弟子有所請而子思訓之非一理故曰雜訓焉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年四十七雜謂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与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无惑矣（性雖誠不加學无以極其道目雖明不能高无以窮其遠）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之賢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産時則兄事之（子産國僑鄭成公少子也相鄭惠人仁愛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与子産如兄弟）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世稱子産乃仁愛之人夫子乃聖人然夫子以兄事子産是謂以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言我不審其聖道仁愛之先後故質正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季孫季康子魯正卿季門之孫桓子之子也肥）子游答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仁愛之惠猶浸水及物自而易知聖道之微潤猶膏雨滋濟潛而難曉）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言丈夫无暇佩其玦婦人无暇飾其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夫物得浸水則生不得則死故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也昔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孟子車一作子居即孟軻也蓋軻常師子思焉言孟軻嘗居貧坎軻故名曰軻字子居先儒亦稱軻字子輿乃子車之誤耶）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不願言子上不樂子思礼子車之大優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七介大夫五擯五介士三擯三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郯國少昊之後仲尼稱程子為天下之賢士）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時子上在衛）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免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无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季康子肥）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穆公魯元公之子名顯）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勿敢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為耳（言叟鮌无善難以私情虛揚之）責以虛飾之教文非役所得言（魯自悼公之時已卑於三桓之家故死諡名可求矣）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復問亦有可以利民之事乎）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无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縣子據言夏以建寅為正夫子是則商以子丑為正乃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為正得天數之全故堯舜亦然）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湯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其正朔蓋言若受天命然）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禪故亦因其朔不改）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典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亦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權者見機而作非可執以爲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既不能順其法是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舍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子亦無殊於立嫡矣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既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

（示權之義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弟子也）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乱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子思久去於魯以往于衛中有在齊適宋之言蓋本自衛而往故以衛名篇）

子思居衛言苟變（一作荀變名也衛人）於衛君曰（蓋衛昭公也）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弃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国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弃干城之

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傳說板築高宗得之而中與管仲射鈎帶齊桓然之而霸諸侯陳平盜嫂漢高用之而有天下是皆不以細行棄大材嗚呼世主有以瑕疵而棄非常之士者豈非此之謂乎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蓋齊平公也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言假設人貌可以相授易則吾不惜此嬖臣之貌而易与先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帑乃其所資也從繈褓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舜身脩八尺有奇奇餘也言八尺有餘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望羊視或禿骭背僂亦聖骭脛骨也不以鬚眉美鬋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惟志之正則可以踰公侯之尊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躬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志無所累則可驕王公故顏子之所以樂内也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躰然言夫子時周室雖陵遲然諸侯尚有欲以名尊周者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周自敬王時與子朝爭立屢出自敬王崩後元定主時周已大亂諸侯爭雄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其此之謂乎）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二卷行於世皆言治道）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言賢父之有賢子以道之常賢父而有愚子蓋由乎天道堯舜是也）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无言文子過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焉）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志則人莫能

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受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仰之所以不自仁聖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豈非此之謂乎

申祥問曰申祥顓孫師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周嚳之後也帝嚳次妃簡狄生契舜命作司徒為商之祖帝嚳元妃姜嫄生弃舜命作后稷為周之祖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大王古公亶父也王季古公之子季歷文王之父也而殷人獨不追何也言殷獨不追封其先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

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文王斷虞芮之訟以為受命之年伐崇邦退犬夷崇侯虎商時諸侯作亂文王伐之犬夷獫狁猾夏文王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

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梁山在扶風西北其南有周原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豳在新平漆縣之東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容問子思曰羊客未詳何許人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国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帝乙紂之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礼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命受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礼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納陛五曰虎賁六曰朱户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圭瓚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周召之地在雍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避狄自豳始遷於此脩德以建王業故商王帝乙命其

子季歷以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為西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大王為伯而存西也故文王行化而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故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服事殷州與青兗一分歸紂矣文王受命作邑于豐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為采邑施大王王季之化於己所職之國傳記言分陝而治者蓋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數四篇猶言四五篇宋語然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言秦誓費誓但効堯典舜典之言而殊不如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言借使堯舜與周公時其二典亦如周書也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國委巷閭閻中人亦有如君之言仍若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其徒樂朔之徒御者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作中庸凡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禮記中庸篇乃其略也

孔叢子卷第二

巡守第八（莊伯之問不及他義獨明巡守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莊伯齊大夫）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謂巡行之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封泰山之高以報天壇禪梁甫之厚以報地皆刻石紀號著己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封壇曰墠以其祭神故從示）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言以義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討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

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圻內山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親告用牲亦作幣史告惟用幣而已）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舍讀為釋）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以告至）望秩于山川（九代山嶽境內山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境（所過之国其国君皆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問老人以求民所疾苦）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賞以春夏故為賜之義刑之秋冬故為陰之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賈謂為價言以物貴賤之直察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蓋儉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之長短量之等平衡之輕重衣服之奇袤皆命典禮以均正協同之）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掊克猶苛克）山川社稷

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礼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其宮）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礼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問諸侯朝天子以与伯主盟會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畢會不越鄰國則其礼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礼與巡守朝會無變（言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与巡守礼同故曰无变）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不出封則如在國儀）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言不學則為長鄙之人无所知曉

公儀第九

魯穆國君公儀高人方論於是而以借專其篇乃知千秋之賢常繼於道矣

魯人有公儀借者救本皆作潛詳其行已疑為公儀休之昆弟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魯穆公欲謂子思曰假子思召欲為相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子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言君徒以高官厚祿伺待公儀子臣不任為君操鉤以傷公儀子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溫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國惠子而殺孺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割邑如其邑以償子（欲割邑如溫以償子思）之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溫之姦不忍行之）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櫚氏子（龐櫚氏魯人）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猶遺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時之正辭然亦得其意）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子賢也）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若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脩善而不欲人之知則後世何述焉故非詐則愚也）

胡毋豹（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交遊之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以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能行於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

(夫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苟脩則可驕於王侯是蓋皆子思抗志之言大君子有節範焉)

曾申(申曾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貴不若抗

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言雖貧屈己以申其道，然當時王侯无能者，故不苟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魚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故邦无道，富且貴，仲尼之所恥也。）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祭祀，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无列於魯（无列於魯，謂皆无著位），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衛君服，是有二君矣。）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君臣能強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臧善也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言事是而自善尚却去衆謀況更和其非曰長而无已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亡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言國之事當日非壞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夫度諫之士般君之臣如此觀此足以自戒而懼焉如此則善安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君闇臣愚如烏之雌雄相類無以別而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

衛君問子思曰（蓋衛敬公也）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無非言臣下皆諂無敢非君之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焉（射度君之所爲而諛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於事必有所疵病而不從）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衛大夫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緦以改葬訖而除言不俟三月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非父母無服則其叔父加麻矣）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而後葬當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父母之喪未葬則衰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葬訖而除其虞祭則以吉服行之)

公叔木(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或為朱春秋作戍)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辭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人同己則愛之不能知賢而敬之)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譽我則親而敬我人之口毀我則必疏而慢我非其心知我可敬而敬我也)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穆者(孟子稱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趙岐曰龍子古之賢人皆感疑龍子即穆也詳其為屨不為蕢之言止一辯士而已與子思所謂好飾辭說義類協故不當為占之賢人盖見孟子奎之謂為賢人孟喻亦箄易牙為知味又謂為賢人耶所舉但畢其近事爾)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

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賢人）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
知巳不擅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巳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當衛敬公時）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誨之言為賜）
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
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達賢矣衛君曰賢
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言未審君以何為賢）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用為政之賢）君曰何故答
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

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盧胡笑貌）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世臣之子謂卿大夫之子）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然魯衛之君未必皆如其祖考之聖之賢）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者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以聖人之道大而難明欲學權詐之術）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何害能怨禁或作懼怨或作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天下至大脛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脛一毛）是以与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蓋齊簡公也）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国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汩乱也）人之性安而嗜慾乱之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无驕之心則天下与名誉余）

衛將軍文子之内子死（文子名弥牟司寇惠子叔蘭之兄也卿之妻曰内子）復者曰皐媚女復（招魂曰復礼人之死升屋而号告曰皐某復身者之稱此其内子故曰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礼也（婦人以夫氏猶稱妾某氏如之云）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微子啓商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以紂淫亂終不可救遂歸周武王封于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之君附屬齊國酅紀邑季紀侯之弟初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酅使消業于齊非侯大夫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此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此夫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為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世亂則非己所能安身不治則己可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偏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尽虐海內

也以其所施而觀其眞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念述猷不革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今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淸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欲師其所謂淸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淸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淸高之節乃匹夫之爲非公子所行蓋子思謙恭之語）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家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

之貺（言己已安居於衛无行志故无以當乘馬之賜）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礼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敬重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也）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踰禮之僭焉若何（言若重違盛意而受之則有踰禮之過）公子曰交己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為相）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又憶度天下之君皆如己非言之過）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名少言无所聞）願先談說之也（欲工思謀說以答之）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

是所有畏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貧成富聞於諸侯而無限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主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嘗聘之不起孝子傳稱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斕褊衣弄鳥於親側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與穆公曾將以子思為相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穆公下自居仰尼作亞卿以傲夫不肖蓋老萊无意生雲惟仲對自采故子思嬌之有所激之而去尔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雖使

行言擇則此皆生死之所死亡矣言以此為飛真何死亡之有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魯穆公齊卑夫子遂行 謂子不能為舌乎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暢繹而言之於尔雅為小焉

廣詁第一

淵懿邃賾深也法言曰文于淵懿 淵深也懿美也 封巨莫奔艾祁大也封豕 莫府 祈祁皆言大也 文亦為大也 頒賦鋪敷布也蓋戴尋蒙召發也鎮崇府最積灌聚樸叢也詩集于灌木 言叢木也 棫樸 鄭衆成云 白桵相樸屬而生亦叢聚義也 餘皆叢貌 閱搜廢尼具也攻為詁相句宰營匠治也詁句未詳 餘皆常意 蠲祓禋盾潔也吉蠲為饎 祓其不祥 禋于六宗 皆言絜也 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巢取其巢居之高也 逼尼附切局鄰傅戚近也書謂鄰哉 未可以戚我先王 皆言近也 邵媚旨伐美也言法云之才之鄉詩 言西皆言美也 賢良敵優饒夥多也幾葵模泉法也幾者動之微 亦可為

決祭取者則鍽蔑亦決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爰亦為於也生造奏詣進也寒
採裒鈎掠採畧也開徹撥通達也固歷弥宿舊尚久也弥愈滋
弥強益也蘇戮奘曉昕著讃曙明也戮讃未詳皆附龍襲就因也封
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戸捘格扈止也戸取其闔礙扈取其改亦
皆止之義幽曀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彊窮充竟也而乃爾若
汝也控攣挽引也承贊亮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肄子燼餘也拓斥啓闢
開也杜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將率厲勸也勸勉事力也經營
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熸刻浸滅也玄黔驪黝黑
也縞皓素白也彤騂赬緼赤也湮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旰晏晩也筭麗數也麗取其數各有所麗著也叟艾老也食

皆同也交校報也佗而不校言報也舒布展也揚者翬舉也索略求也獲

干得也奚害何也詩云害澣害否蓋言何以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

列敶陳也棤木輴輖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棊録

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戴略行也沓聚合也抵享

當也度徹道也脩將長也校戰交也謌復白也勑質正也爾殘

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仳辨別也菲京薄也復旋還也祖翼

送也走卬伐也姓命孥子也性姓礼所謂子姓姓命命也扶詡顏和也撥賠貪也

擯猜恨也艾盡止也撊忿也左氏傳云今撊然奸犯也汩猾乱也縮

續拙也暨逮及也苞跋本也礼嫗跋易芭奚皆言本也肆梟極也睇覰視也

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晞曬也

烄也左氏傳曰司馬司寇列烄於道行火所焚晞焠乾也烯一作燧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家從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徊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頗頻也跡

陛也戕殘也剿截也辟除也慁患也謫責也間非也人无間言蓋非之謂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虘戲也褊狹也甚忌也左氏傳曰趙襄子由是甚知伯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書云惟先蔽志周礼亦出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一作扶綄閉也靡細也劓使也牧臨也嘗試也頼贏也若乃也嘆聲也奏焉也振拔也庸償也賈價也賸足也曹耦也麗兩也亦作灑驟數也是抉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存重也者升也勵勉也赫顯也牒是也不莊也侫才也既息也大雅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話善也愿謹也羊豊也都鹹也史稱甚都言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竟逐也紀基也甚心教也亦作整領也憖強也詩小雅云不憖遺一老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憖且也薄迫也燀炊也左氏傳曰燀之以薪資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恃依也藉借也際接也裔外也閾限也寓寄也萃集也造倅也尨怪也曾

懃也素空也素素故也視比也徨往也忩措也狃忕也覬望也何
任也御侍也殿填也填厂 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之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
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無斯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
旦也 小黄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
碩大膚美也不瑕言成王不可疵瑕鄂不韡韡韡韡言韡韡也鄂得韡言常棣之華
然鹹然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訏大也麀鹿
麌麌噳噳衆也牝鹿曰麀麌麌言衆多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尨雜
彩曰繪雜言曰咙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一本作竣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阽猶危也言誄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書云未可以戚我先王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柩鑽從者謂之賵。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殔。殔坎謂之淮。壙謂之窆。窆下棺謂之窆。窆填窒謂之封。封，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言不在其猶下殤其殤之八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麄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適也[illegible]由所以[illegible]）頭顛頂顙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襜褕丁云[illegible]曰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漢晉人呼縫衣為紩[illegible]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敝衣也）（言如藍縷[illegible]）袴謂之褰蔽厀謂之袡袡巾之垂者謂之厲（厲大帶[illegible]也）巾謂之幂覆帳謂之幄幄幕也[illegible]貝[illegible]第也大扇謂之翣[illegible]之挺（史有挺白）縫謂之裔（鈴鑠乃[illegible]篇義亦作[illegible]）綦扇謂之[illegible]在足謂之屨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舃而金絇也（礼黑屨青絇赤舃黑絇[illegible]絇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凡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卿大夫布侯言侯者謂不來其[illegible]直射之止正向畫虎豹頭而已）

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九畫三采謂之正棲皮謂之鵠方制獸皮帖於侯中如鳥之棲木也畫五色於侯中為正內以朱方二尺外以白以蒼以黃以玄）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

棘戟也鍼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句孑戟也（鄭康成周禮注孑戟今句孑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琕鞞之飾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鞛亦作琫）矢服謂之箙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舩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轙轅謂之輈軫謂之枕轂謂之軒（軒與轂同擣木殺）（兩轙上出式者作轙）衡枙也振上者謂之鳥啄纍綆繘也綃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纆詘而戾之為綍緶而紾之為素（綍一索也緶謂繩也）結然墉城垣也墉墻謂之陴（左氏傳授陴立登陴）高平謂之太原（左氏傳注原廣平也）（傳杼卬殺投斜糾尸諸周氏之汪）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蓁菜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菜穗謂之穎

截穎謂之銍（刈禾鎌曰銍）拔心曰揠（揠猶拔也宋人揠苗之揠）拔根曰擢 把謂之秉

秉四曰筥 筥十曰稯（秉猶握也筥稯乃多少之差）梀實謂之𧃐 桑之實謂之

葚 柞之實謂之㨾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 鴻鴈是也 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 小而

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 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 白脰烏

也 雅烏 鸒也（鸒斯也 亦曰鵯鶋 江東名為鴨烏）

廣獸第十

豕 彘也 彘 豬也 其子曰豚 豕之大者謂之豣 小者謂之豵（毛長以為豕）

（豵一歲 豝二歲曰 豣与比 大小異）鳥之所乳謂之巢 雞雉所乳謂之窠 鹿之所息謂

之瀎 潛 槮也 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㢊

跬 一舉足也 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 倍跬乃步）四尺謂之仞（包咸以為七尺）

（曰仞与此殊）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礼云纁五兩以兩為束蓋每束兩兩卷之二丈為一疋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今北制只為）

廣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溢滿也謂滿一手）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昔齊舊四量豆區釜鍾也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為鍾鍾六斛四斗也齊陳氏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釜亦釜十為鍾今此豆區釜与齊舊量同）釜二有半謂之籔（籔凡一斛六斗籔一作筴）籔二有半謂之缶（缶凡四斛）二缶謂之鍾（鍾凡八斛）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馬融云小以斗十六斛為秉）

廣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黃鍾之重容千二百黍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故二十四銖為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率二十兩鋝六兩故六兩為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十五斤）秤二謂之鈞（鈞三十斤）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宋咸　注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辯因是而破邪書子題所以顯子高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最賢喜賓客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平原君甚厚待之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龍之學止於馬而已何獨以白為非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字孔箕之子及之玄孫年五十一當時善辯謂十二家補此人小辯而毀大道以白馬為非白馬是黷以小人為非小人元乃黷道之甚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言彼悖大道則天下圖往而正之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

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尹文齊大夫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鄉讀為嚮明之嚮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

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言鬬則吏當罰，謬工反償之 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鬬則法所非，而反爲上所是 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言雖以十人黃帝亦不能治 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欲以仲尼異楚人言人，而与己辛義同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雲夢 繁學反 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同己異白馬於所謂馬，是小辯矣 欲奪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言雖一百公孫龍，不能當于前 高見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

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敢以己意辨）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言鷁之不可去六猶馬之不可去白也）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白舉色名質聖賢所同指夫白馬非白類）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

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稱此云云猶言者以白馬爲非白馬云云者則於理蔑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欲示其廣反乃狹之不若云人得之人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夫去楚則義狹去白則物紊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使小辯之辭則有合大道之理則否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辯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臧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人有三耳如達四方之成四聰也用是爲堅異之辯猶白馬非白馬之云皆物皆言之可不能破故子高已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臧三耳一說作臧三牙皆當時說辯

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言近能為臧三耳之辭雖實難然理甚非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李寅曹良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昔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已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焉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化貨故欲仕之言曹良居家能理貨必能於官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

志不存禮言不得其志正身不脩會計闕而富者非盜无所得之也不脩而富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子高稱衣道以自出於衆故所以首衆說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麁翣翣扇也見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逢掖言掖相不縫掖者所衣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仲尼云汝為君子儒无為小人儒子高之言皆以所謂君子儒乎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

謂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言术非不能以理斷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觚飲器受三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

遥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以水擊絮曰漂〕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關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言顧其顏色尚然之不已遂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史稱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戲問用許光以道衆攻有瑕其醜類厚誣仲尼以行其邪心人〕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秦圍趙邯鄲魏公子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以救趙遂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人往請公子公子歸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言祈祀以求勝〕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

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手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敬誓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人君親征必載廟主於齊車行有功則賞于廟主之前示不專其親祖之義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又載社主行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主前蓋社主陰陰主殺焉主居中故亦曰告中於主示聽之得中而當

陳饒以性多纖嗇每得酒食輒先撽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言以驕而有作能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卒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知擇假令不必盡其下滋甚（言食之丁下下假上可識制下人則甚焉）陳饒曰吾知其無益意欲知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隱括揉木器也）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從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饒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齊（司馬又齊人所謂保任之也）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復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而收其所喪曹子魯將曹沫也魯莊公与齊桓公為柯邑之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請反魯之侵地遂与沫三敗所亡地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弃乎今照以詐破文是文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矣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文

對魏王第十四此篇獨有齊王之問然魏居多故曰對魏王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王今魏安釐王乃昭王之子也問人主之大患者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其善者言用則知上以昧自疑大臣既不与謀復見疑於其善者言用則自疑上以陳已矣嬖臣以遇從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挾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為人主之大患无出乎此也子高謂魏王曰君入魏國見

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譏有餘非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嘻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馬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屠訛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言謀智雖異而其所謂相錯同焉）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故大臣者不出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各專成則居美君悉敗則於干己）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惣其勢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舉政之所是

也衆人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誉而賞賢之是至公于賢也衆毀而罰不及之是不私于惡也毀譽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當其功罰中其罪俗不不化夫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齊王乃齊平公之子宣公也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之過

也不許斥王故以爲下吏之過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

業與衆大國爲難君今天下之士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国以事之爲難備也而行酷刑以擁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從恐逆王之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務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

此舉之焉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忽意實然 言君意忽民犯法故聽加則之 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其焉處首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指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焉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者臣以能子比干之忠蔵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 管穆齊之賢人 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 相文子晉卿文子趙武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若不出諸其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 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 屠商未詳言商之為屠人者

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吾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居商之始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曰居尚齊王聞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